

貓 路

德國蘇德曼 (Sudermann) 著

成 紹 宗 譯



貓 路

蘇 德 曼 著

成 紹 宗 譯

一

1814年近八月末的時候，有幾個青年會聚在赫德伯爵領地上的一個美麗的村莊裏。他們圍着一張橡木桌子坐着，桌子上面滿載着啤酒和白蘭地酒的瓶子。煙草的烟以一些淡青色的雲包圍着這些被熱情弄興奮了，被酒精弄溫暖了的少年頭顱。這是一些纔回到故鄉不久的兵士，他們正在一塊兒爲了紀念他們過去的戰績而痛飲。他們之間有着那種只有門第相同，習性相同，趣味相同，思想相同的人所能有的親密神情。戰爭使他們的臉兒變得冷酷無情，并在他們的臉上烙上了許多的創疤。有幾個是還用繃帶把手臂懸在他們的胸前。

同住在赫德地方，雖是他們各人所住的村莊相隔頗遠，他們因着鄰居的關係進而成了要好的朋友。

前此王命到來的時候，他們就激昂慷慨的奮然而起，自己花錢武裝起來，一點都不吝惜的直把他們最後的麥粒送到市場上去。

這些青年之中僅僅有一個是異於別人而似乎是出於另外一種種族。他據着房間裏面唯一的那張臂椅坐着。這是一張舊而多虫蛀之痕的臂椅，破了的墊皮上已經露出一叢叢的馬鬃。獨自一個，他有一個酒瓶擺在他的面前。

他的臉孔的輪廓是纖而美，當他垂下他的褐色眼睛的時候，長而曲的睫毛就會在他消瘦的頰上投下一弧陰影。雖然他是比他們大家都更青年，——他僅僅二十二歲，——他却似乎對於此生已經拋棄了一切的樂事。一種野蠻的力寫在他的廣而平的額上，一種悲哀的火現在他的眼光裏頭。

在他那已經變得過於狹小的灰色外衣下面，我們可以看見一件藍色的羊毛襯衣，質既粗惡，且又破敗不堪，上面結着幾個瓷鈕。後備軍的十字

徽章在他的制帽上面亮着，這就是他所有的唯一的軍人符號。他把他的帽子投在腦後，無疑，這是因為那堅硬的皮遮陽在刺痛那個橫亘在他額上的剛剛合口的血色傷痕。

他的旁邊是一個壯健的少年，這是屋主人，年紀稍微比他大一點，眼睛含着一種不安之愛不絕的注視着他。他的右鬢角上貼着一個白色的膏藥，他的愉快的臉龐裝在一個金色髮的框中。

——你不喝麼，中尉，他把那隻酒瓶推向他的同伴面前說。你不慣喝我們的啤酒，你更不慣喝我們的白蘭地，那末試試這種紅酒罷……你知道我們不是有錢人；可是，假若你願意留在我們這兒，我們一定能夠每天貢獻你這麼一瓶紅酒，直到你死。朋友們，是不是？

發着熱烈的歡呼，那些兵士舉起他們的酒盃去同那個客人碰飲，客人的蒼白而陰沉的臉現出了一道感激的光輝。

——我知道我在你們的身邊會感到同在故鄉一樣，他答，不然，我也不會來呢。

——那裏話呢！主人喊。難道我們是白白地歆

血結下了我們的金蘭盟約的嗎，那偉大的一天，在那個我所記不得名字了的村莊的教堂裏面？

——那是在多蘭谷，那個被稱做中尉的少年答。

——你還記得，那農夫說，可是你却幾乎無聲無聞的從這兒過身去了。難道是爲了這個我們才在戰時把你選做了我們的指揮，難道是爲了這個我們才在混戰最厲害的時期一步不離的緊隨着你？血與死形成了一條强有力的鏈條，波加，相信我罷，請你留在我們這裏……

——老友，不要說謊話了，中尉一面舉起他的酒杯，一面輕輕地噓着那血紅的酒鏡說。

可是那個却不肯轉換他的意見。

——你可以放心，他一步不肯放鬆的說，我們以後決不會再以一些不謹慎的問題來苦惱你的。我們已經習慣把你看做一個活謎了。從前，當我們露天紮了營，當我們這些人，我們大家談着家庭，父母，兄弟，情人的時候，你，你總是緊閉你的嘴唇，也同你現在一樣。而假若我們中間有一個冒險問你你是什麼人。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的時候，你

就會站了起來獨自走開。我們常常迫得讓你一個人安靜去，我們大家說你一定是在嚼着一個苦果，一個給你把生之面目變壞了的苦果……總而言之，這同我們沒關係。你是一個好朋友，一個正直的心，一個忠實的靈魂……，一句話，你即使命令我們中的無論那一個爲你而截去他的右手也是甘心的，這是真話！……他會毫無怨言的服從你。朋友們，這是不是真情？

掌聲，歡呼圍着桌子響了起來。

——不要說了罷！中尉很感動的說。你們過於誇獎了。

——等等，我還沒有完呢，主人繼續說。這兒却有一點美中不足之處，你知道的……這就是當我們奉白朗丹和比羅將軍之命去與黎都阿人集合的時候你給我們造成的悲哀。一個美麗的黃昏，在把我們大家聚集攏來後，你驟然向我們宣言你爲了一些嚴重的私情必得離開我們。後備軍需要一些軍官，你要轉到後備軍裏去，雖是心裏深深地感着中途棄下了尊貴的義勇軍的惜意。是不是這樣，波加？

年青的中尉點了點頭，一條苦味之痕現在他的嘴角。

——那時，我們看見你的眼裏是充滿着淚珠，因此我們才誰也不肯向你說出這樣的話：“難道你就是這樣子來酬報我們對於你的信任？難道你就是這個樣子在戰爭最危急的時候把我們扔在這兒？……”雖然我們心裏充滿了苦痛，我們還是毫不給你一點責備的讓你走了。從那時起，我們就沒有過你的消息。所有我們的刺探都是白白費力。可是，我可以向你保證有好幾個月我都是在不絕的談你并且苦苦的尋求你的走的原因的……，因此那些新入伍的人都說我們很是討厭，都說我們最好當時跟你一同轉到那齷齪的後備軍去。是的，這就是我們對於你的感情，對於你的依戀！……現在，我們到底又碰到你了，你却想立刻離開我們去嗎？……不行，不行……從馬宜到薇都的路是很遙的，何況你是獨自步行，何況你的身上還滿帶着傷痕……留在這兒休息休息罷，待你身體復元之後，再來述說你在那些老狗羣中的生活給我們聽。你怎麼會被人家抓去囚了起來呢？你這囚徒！這裏面

一定有一段非凡的故事罷。

農夫向那懸在他的胸前的勳章投了天真的驕傲一瞥，這個勳章是他冒着險兒從他的敵人手裏逃出來後得到的。

中尉是什麼勳章都沒有。無疑，當那如潮的褒賞廣播到那些驍勇的士兵身上的時候，他一定還是正在過着他的囚徒生活呢。一種難堪之感在擾亂他，這或者是恥辱……忽然，他在他的臂椅裏面向後退了一下，一面把他的軍帽蓋在他的額上，他喊道：

——我很感謝你們的盛意，可是我必得到高里堡見後備軍的總司令去。

——你將來很有時間找他哩，一個帶着澄黑眼睛的少年說。你不知道後備軍一回來就被遣散了嗎？

——參謀部也要被解散了，另一個接說。

——那末，我直接去見大元帥，波加答。我有一些事情必得去了，辦妥之後才誰也不能責我暗自離營的事了。所以，朋友們，請告訴我，我明天能不能夠弄到一輪車子到高里堡去呢？

一陣不歡之聲在那些兵士當中響了起來。他們急切地把他圍了起來去握他的手，就像要阻止他遁去的一樣。

——至少也等幾天罷，好使我們歡宴的籌備不要落在水裏，喧聲稍微平靜了一點的時候，青年農夫喀爾這樣喊。

波加急衝向他：

——籌備……宴會嗎？無疑，爲了我吧？你們不是瘋了麼？

——事情從前天起就在進行了，那一個答。三天之前，當你來到的時候我立刻就叫約翰跑腿去了。他的手頭有着凡是住在附近一帶的義勇兵老同部的名單。他須先去通知麥陔，這個麥陔他也是在後備軍白朗丹部下服過役的。可是他，他回來的時候却是帶着中尉的頭銜呢！

聽到麥陔的名字波加大大的顫了一下，可是他立刻鎮靜過來，一手緊緊抓住他的椅臂，他一聲不響的靜聽着他的朋友們向他描寫那正在計劃中的快樂。

他的外表有着依從他們的欲望的樣子，——

明明拒却他們是無用的，——他的憂鬱的眼裏却閃着一種偷遁的思謀。

在故鄉的和平中還沒有把他們的被戰鬥弄沸騰了的熱血平靜下來的他的同伴們是正在熱烈地歡迎着這麼一個尋樂的機會。這個盛宴暫時會使他們走出他們的生活單調把他們浸沒着在的那種麻木狀態。

他們鄭重其事的議論約翰歸來的遲早問題。這個約翰是弄遲了。因為斯南登村相距並不遠呢。

——我很想知道那些斯南登人到底把他們的乖乖老爺怎麼樣了，他們中的一個說。

波加抬起了頭。

——他們早就把他打倒了，另一個答。他同一隻貓鷹似的生活在他那些被火燒過的頹牆敗垣中已經五年了。

——為什麼也不招人重建起他的爵邸來呢？又一個問。

——因為凡是想去給子爵做工的就要被斯南登人痛毆。有一次，他曾從環沙地方僱來過許多工人。因為他們是不會說德國話的，他想這一定可以

成功了；可是那些旅館裏面早已準備好了戰鬥，那些波蘭工人也就只好逃之夭夭。因此，從那時起，他連他的田地也不叫人耕種了。

——那末他吃什麼呢？

——他餓死又關我們什麼事呢！

使者在被這個有點惡意的祝福所引起的笑聲當中進來了。那年青的鄉人因為騎馬急馳熱得一身都是汗水。他的一腦潮濕的金髮同一些新鮮稻草做成的一個屋頂一般蓋在他的被太陽炙黑了的臉上。

說話之先，他抓住了一隻盛着啤酒的大甕，兩手抱甕舉了起來，他將他的嘴唇貼在甕口。

那些農夫只得笑着把甕從他手裏奪了過來。

於是，他開始來做他的跟着許多鬼臉，許多笑話的報告。第一，宴會是一定可以開成；無論誰個都是狂歡的接受了這個提議，大家都在準備着跳舞，大唱，放烟火戲。只有一點還沒有決定，這是宴會舉行的地點。

那些斯南登人，麥陔中尉居首，他們絕對主張要在他們那兒舉行。

——爲什麼嗎？……啊！朋友們，這是一些怎樣的漢子！他們一定是碰着了鬼！整整的神聖的一天，他們就只管喝，只管樂！……總是提起一隻腳兒跳舞！爲什麼嗎？……因爲他們已經發誓要讓他們的老爺……你們曉得，那個給了他們一些永世洗不掉的恥辱的賣國賊……你們知道五年以來他們每禮拜在教堂裏所唱的這隻讚美歌罷。

我們的尊貴的子爵老爺，
他給了我們一些洗不掉的恥辱，
主啊！請降他以瘟疫，
莫使他遺留一髮一膚！

“好！現在，他們的祈願幾乎完全被上帝嘉納了，因爲他們已經發誓要讓他在他那些離圈當中腐去。”

一些急切的問語從大家的嘴裏滾了出來：

——他死了嗎？魔鬼終竟把他攫去了嗎？什麼時候死的？

喧嚷之中，忽自發出了一聲爆響。波加把他所

倚靠着的椅臂折斷了；他自己呢，慘白的，戰慄的，驚亂的，用他那雙猛獸似的眼睛緊釘着他那些同伴，一點沒有覺到他適纔所做的事。

而那個快活的約翰却繼續着：

——不用說他們一定是要磨難他到死而後已的。到底，正當他們跑去拆毀貓路的時候他忽然被一陣急中風攔住了。你曾經聽到說過貓路嗎，中尉？

中尉呢，眼睛呆呆的，一聲不響。他的牙齒死勁的咬着他的下唇，他似乎是成了一塊化石。

——貓路是一條小橋，1807 年的時候，子爵曾告訴那些駐紮在他邸內的敵人從那兒過去。他指示他們以路徑從背面去襲取我們的軍隊。你總該知道這一回的襲擊罷，所有的年鑑上面都載着呢？

中尉點了點頭，——這種點頭簡直就是一個死囚聽到了他的最後的判決時的一種無力的機械的動作。

——他倒在他們前面，約翰又說，白沫直從他的嘴裏流了出來，假若他的善良的情婦，那木匠的

女兒不投身撲在他身上，天曉得他們要把他怎麼樣呢！

——現在，他們不肯葬他嗎？愛和平的喀爾截說。這樣的一件事情在一個基督教的國家也容許的嗎？

約翰笑了起來。

——假若斯南登人不肯污了他們的手去接觸這個老賊，誰又願意管這事呢……

——可是村長他們又怎麼說呢？

——村長嗎？……啊！啊！……那老麥該他自己就是村長，他曾宣言照他的意見，那條獸屍就……

一聲沉痛的叫喊使他閉住了嘴。臉孔同牆上的石灰一樣白的，波加中尉站了起來，把他兩隻威嚇的拳頭向他伸着。一滴的血從他嘴脣上面滲出，沿着他的下頷劃了一道紅線。

一些不連貫的字眼從他嘴裏脫出，那些抓住了這些字眼的愛義的人驚得灰白了臉兒。

——閉住你的嘴罷，他格格說，閉住你的嘴罷……這是我父親囑。

二

高懸天際的月兒把她的皎潔的光輝灑在那已經入睡的荒野。溼原之上，成林的榛樹戴着一頂輝耀的冠蓋，那些沿着大路排成綿延不絕的兩行的樺樹的巨幹同銀籬似的閃光。

萬籟已寂。鳥兒不歌。秋之和平，夜之和平在原野之上翱翔。僅僅一隻蟋蟀唱着，僅僅一隻受驚的地鼠在深草叢中奔逃。

一個旅客沿路走着，背負背囊，手持木杖，對於這種美的夜景他是漠然無覺。這是少年中尉，他在向他的故鄉歸去，他要歸去葬他的父親，——那個人人憎恨，人人唾棄的父親。

他的朋友喀爾曾經逼着要他坐車子走。他的區請既是無效，他就徒步跟了他一程，並且在話別時重新向他保證說他們的友好之約是決不會因他父親之過而破壞。這句約言不但沒有安慰這不幸人，反而使他感受到一種嘲笑的意味。所謂因他父親之過不就是暗示着他父親的賣國嗎？這一點是